

世界名人傳記

維多利亞女王傳

著原(L·STRACHEY)基萊特斯

大衆書局印行

世界名人傳記

維多利亞女王傳

著 (L.Strachey) 基萊特斯

大衆書局印行

著者聲明

本書內所述及之諸重要事實之根據及出處的於註內敘明。其他參考諸書籍之全名則載於本書終附錄之參考書目。著者曾承大英博物院董事會之特許參考格累維爾劄記手稿之未曾印行之若干部分。

目 錄

第一章	前事	一
第二章	童年	一三
第三章	梅爾本爵爺	三四
第四章	結婚	六二
第五章	判麥斯吞爵爺	九三
第六章	配王的晚年	一四
第七章	孀居	三四
第八章	格拉德思敦先生與比康斯斐爾爵爺	一四七
第九章	老年	一六五
第十章	終結	一八六

維多利亞女王傳

第一章 前 事

一八一七年十一月六日，查洛蒂公主死了。公主是攝政王(一)的獨女，英國王位的承繼人。她那短促的一生實在算不得幸福。生性易動感情，無定見，熱烈，她一生渴望着自由；而她卻從未得着自由。她在激烈的家庭糾紛中生長成人，早年就隔離了聲名狼藉的怪僻的母親(二)，歸聲名狼藉的自私的父親去照料。當她十七歲的時候，他決定把她嫁掉給奧倫治公子(三)，她起初同意了，可是，突然愛上了普魯士的奧古思都公子(四)，乃決意破除婚約。這不是她第一次鬧戀愛，她以前曾經和一位赫司大尉秘密通過信。奧古思都公主早已結過婚，娶了門戶不相當的女子，可是她不知道，他也不告訴她。她對奧倫治公子的交涉正在遷延中，同盟各國的元首——那是一八一四年六月——到倫敦來慶祝他們的勝利了(五)。其

(一) 攝政王即當時的太子 (Prince of Wales) 喬治，亦即一八二〇年後的喬治第四。因喬治第三年邁瘋癲，喬治於一八一一年開始攝政。

(二) 查洛蒂公主的母親即嘉洛玲 (Caroline Amelia Elizabeth)，於一七九五年嫁喬治，喬治本另有所歡，與嘉洛玲結婚原出於不得已，故夫婦不睦，於一七九六年生查洛蒂公主後即行分居，喬治登極後即發生著名的離婚案。

(三) 奧倫治公子 (一七九二——一八四九)，即一八四〇年後的尼德蘭 (Netherlands) 國王威廉第二，三歲時與家屬同被法國軍隊逐出荷蘭，後參加英國軍隊，隨威靈敦公爵在西班牙作戰，在滑鐵盧戰爭中率領荷蘭軍隊，一八三一年大敗新爲比利時國王的利歐波公子所率領的比利時軍隊。

(四) 奧古思都公子，腓特烈大王 (Frederick the Great) 的姪兒，生於一七七九年，死於一八四三年。

(五) 一八一四年三月同盟各國軍隊佔巴黎，四日拿破侖第一次退位。

中，在俄國皇帝（六）的隨員中，有年輕漂亮的薩克思·科堡（七）的利歐波公子（八）。他試過幾次，想引起公主的注意，可是她，心不在此，漫不留意。次月攝政王發覺他的女兒和奧古思都公子秘密相會，突然出來干涉了，辭退了她的侍從，判她嚴禁在溫莎園裏（九）。「萬能的上帝賜我耐心吧！」她這樣號叫，在煩惱的苦痛中跪下地來。於是又直跳起來，奔下樓去，跑到街上，呼住一輛路過的馬車，坐了向白思瓦透（一〇），她母親家裏逃去。她被發覺了，追上了，終於聽從了她的叔父約克與塞塞克思二公爵（一一）白魯漢（一二）以及索耳茲布里主教（一三）的勸告，在早上兩點鐘回到了卡爾登府（一四）。她從此幽禁在溫莎，但是奧倫治公子卻沒有下文了。奧古思都公子也不露面了。機會終於讓給薩克思·科堡的利歐波公子獨享了（一五）。

（六）俄國皇帝即亞力山大第一。

（七）參閱本章第四節。

（八）參閱「薩克思科堡世系圖」。一八三〇年比利時脫離尼德蘭，一八三一年利歐波被選為比利時國王。

（九）溫莎位於泰晤士河邊，東距倫敦二十三哩。溫莎堡為主宮，溫莎園在堡外，設有離宮。

（十）白思瓦透係倫敦之一區，在壘里登園之北。

（一一）參閱「皇室世系圖」。

（一二）白魯漢 (Baron Brougham and Vaus, 1778—1868)，著名政治家、演說家、法律學家，一八〇一年與哲斐利 (Francis Jeffrey) 等創辦「愛丁堡評論」 (the Edinburgh Review)，擁護輝格黨，一八一〇年進國會，一八二〇年嘉洛玲皇后離婚案中為嘉洛玲皇后辯護人，大得民心，一八三〇年至三四年間為英國首相。

（一三）索耳茲布里主教，約翰·斐雪 (John Fisher, 1748—1825)，曾奉喬治第三命監督查洛蒂公主的教育。

（一四）卡爾登府，舊址在今滑鐵盧方場 (Waterloo) 附近，當時為攝政王府。

（一五）（原註）見格累維爾，第二卷，第三二六至八頁；史多克瑪，第一章，第八六頁；納忒，第一卷，第十五至十八章及附錄，第二卷，第一章。

這位公子很聰明，會哄攝政王，使大臣們感服，又和公主的另一位叔父肯德公爵（一六）交上朋友。藉公爵從中作合，他能够和公主私通款曲，於是她乃宣稱她的幸福少不了他了。滑鐵盧戰後，當他在巴黎的時候，公爵的副官隔海峽來回帶信。一八一六年一月，他被邀至英國，五月婚典就舉行了（一七）。

利歐波公子的性格同他那位夫人大相逕庭。他是一個日爾曼小諸侯的幼子，當時是二十六歲；他曾經參加抗拿破崙的戰爭，出過風頭；又在「維也納會議」顯露過不少外交的技能（一八）；他現在要試一試身手，來馴伏一位浮躁的公主。態度冷靜，有禮，談吐安祥，舉止謹慎，他不久把身邊那個野性難馴的，躁急的，大度的小東西管住了。他覺得她有許多地方他不能贊同。她嘲弄，她頓腳，她高聲大笑；她幾乎一點也沒有身為公主者特別需要的那種自制力；她的舉止很叫人討厭。對於舉止，他是一個極好的鑑別家，因為他，如他在許多年後對他甥女說的，曾經出入過歐洲第一流的交際場，實在是「法國人所謂 *de la fleur des pois*（頭等人物）」」。家庭中不斷的發生齟齬，但是每一次吵鬧總是一樣的收場，像一個穿着短裙的頑童似的站在他面前，挺胸突肚，兩手又在背後，兩頰通紅，目光炯炯，她最後總是說他要她怎樣做，她就清願怎樣做了。「你願意怎樣，我一定照辦，」她總是說。「我要你怎樣並不是為我自己」，他照例回答；「我每次勉強你做些什麼事情，我自信都是為了你的利益，為了你的好處（一九）」。

與這對皇家夫婦駐節在艾修附近的克萊里蒙（二〇），家中有一個年輕的日爾曼醫生，克利思清·腓特烈·史多克瑪。他是科堡一個小官員的兒子，以軍醫的地位參加戰爭以後，就在家行醫。就在這裏他遇着了利歐波公子，公子賞識了他的本領，在他結婚的時候，把他帶到英國當他的私人醫士。一個奇異的命運等候着這個年輕人；將來為他貯留的禮物是很多——很多而且種類不一——勢力、權柄、神秘、不幸，一顆哀傷的心。在克萊里蒙他的地位是很低的；可是公主喜歡他，叫他「史多基，」和他在走廊裏跳跳鬧鬧

（一六）參閱第三章及「皇室世系圖」。

（一七）（原註）見格雷第三八四頁第三八六至八頁；「書信集」第二卷第四十頁。

（一八）（原註）見格雷，第三七五至八六頁。

（一九）（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二一六頁二二二至三頁；第二卷，第三十九至四十頁；史多克瑪，第八十七至九十頁。

（二〇）艾修，「村落，在倫敦西南十六哩，克萊里蒙，」府第，一七六八年克萊武（Lord Clive）所建。

。體質上是消化不良者，氣質上是憂憂鬱者，他有時候卻也會活潑，在科侯向以雋才著稱。他也有德性，對於這對皇家眷屬頗有誇詞。「我的主人」，他在日記中說，「是全球五大洲所有的丈夫中最好的丈夫；他的夫人對他也懷有極大的愛情，其大只有英國國債可以相比」。不久他又顯出另一種品性——渲染他一生的一種品性——謹慎的機敏。當一八一七年春天，公主有喜了，他被聘為她的侍醫之一，他有見識，婉謝了。他明白他的同僚會妒忌他，他的意見也許不會被採納的，而萬一出了什麼錯呢，當然是這個外國醫生挨罵。不久，他卻認為粗食和不斷的放血，用來對付這位不幸的公主是一個大錯；他把公子拉過一邊，懇求他把這意見轉達給那些英國醫生，可是沒有用處。時髦的使身體消瘦的治療法繼續了好幾個月。十一月五日，晚上九點鐘，經過了五十多個鐘頭的陣痛，公主產下了一個死了的男孩子。半夜裏她精疲力盡，支持不住了。到那時候，史多克瑪終於答應去看她了；他走進去一看她顯然是快死了，醫生們卻還正在用酒來灌她。她一把揪住了他的手，緊握着不放。「他們把我灌醉了」，她說。過了一會兒，他離開她，到了隔壁的房間裏，猛聽得她大聲叫「史多基！史多基！」他奔回去的時候，她的喉嚨裏已經發出了臨終的痰響。她拼命的滾來滾去；於是突然間兩腿一伸，完事了。

公子，一連看護了許多個鐘頭，此刻已經走出房間去作數分鐘的休息；史多克瑪只好去告訴他說他的夫人死了。起初他還不相信出了事。到她的房間去的時候，他半路倒在一張椅子上，任史多克瑪跪在他旁邊；這完全是一個夢；這是不可能的。最後，在牀邊，他也跪下了吻那雙冷手。接着站起來悲嘆着，「現在我全然孤零了。答應我永遠不離開我吧」，他投到史多克瑪的懷裏去（二二）。

克萊里蒙的悲劇立刻造成一種最紊亂的局面。皇家的萬花鏡突然轉動了，誰也不知道新花樣將如何安排。王位的承繼問題，原先似乎是已經圓滿的解決了，現在變成了一個迫切的疑團。

喬治第三還在，年邁，瘋癲，住在溫莎，完全不理解世事。他的七個兒子中，最年輕的也在中年以上，沒有一個有正出的子女。前途因此很難說。攝政王呢，晚近他已經沒有法子束腰圍，長了一身的橫肉，（二二）即使他和夫人離婚了重結婚吧，生子也似乎是很不可能的，除了肯德公爵他得分開講。其他各弟兄

（二一）（原註）見史多克瑪，傳略，及第三章。

（二二）（原註）見克萊里蒙，第一卷，第二六四頁，第二七二頁；「親王已經把肚子放鬆了，現在直掛到喉頭」；要不然他可說是不錯哩」，第二七九頁。

按長幼排列是約克、克萊倫司、普魯倫、塞塞克思和劍橋五公爵(二三)；他們的地位和希望有約略一述的必要。約克公爵，他過去對於克拉拉夫人，和軍隊的放浪行爲(二四)曾使他陷入難境，現在把他的日子一半過在倫敦，一半過在鄉下一所很大，佈置得很奢華，住起來卻非常不舒服的別墅裏，在那裏他專事賽馬玩紙牌看不正當小說。他在弟兄中所以顯著者爲的是這一種緣由；他們中——我們聽一位資格極充足的觀察者如此說——只有他有紳士的情趣。他早已娶了普魯士的大公主，一位不大睡覺，老是有許多狗、鸚鵡、猴子圍繞在身邊的婦人(二五)。他們沒有子女。克萊倫司公爵無聲無臭，同女戲子約但夫人(二六)在蒲謝園(二七)裏住了許多年。她給他生了一大群子女，實際上他好像已經同她結了婚了，但他突然同她分離，要娶耐坎小姐，一位富有財產的怪女人，她卻不願意理他。不久約但夫人在苦境裏死在巴黎(二八)。肯褒倫公爵也許是英國最不孕衆望的人了。醜得討厭，歪了一隻眼睛，他在私下又是暴躁又兇狠，在政治上是一個激烈的反動派，後來竟被人懷疑到謀害他的從僕，結過一段極敗名的私情(二九)。

(一三) 參閱「皇室世系圖」。

(二四) 克拉克夫人(一七七六——一八五二)，名瑪麗·安妮(Mary Anne)，與約克公來往時，公爵正當總司令，部下有買通夫人以求擢陞者，公爵因此事受國會檢舉，曾一度辭總司令職。

(一五)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一卷，第五至七頁。譯者按：公主名腓特烈嘉(Frederica Charlotte Ulrica Catherina)，一七六七年生，腓特烈·威廉第二的長女。

(一六) 約但夫人(一七六一——一八一六)，名多樂綏(Dorothy or Dorothea)，係當時著名戲子，一七九〇年起與克萊倫司公爵同居，前後共生子女十人，一八一一年分離，據說夫人頗能諒解公爵，宣稱因經濟無辦法，不得不然，世人對夫人大有好評，自後夫人移居法國，據說「她從早到夜，躺在沙發上嘆氣，等英國來的消息。一八一六年七月三日，打發人取信，聽人說一封也沒有，她便倒在沙發上啜泣了一會，死了。」

(一七) 蒲謝園在米德耳塞克司(Middlesex)泰晤士河上。

(一八)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四卷，第二頁。

(一九) (原註) 見史多克瑪，第九十五頁；克里斐，第一卷第一四八頁；格累維爾，第一卷，

第二二八頁黎也文，第一八三至四頁。

他晚近娶了一位日爾曼公主(三〇)，可是結婚以後還沒有生過孩子。塞塞克公爵稍有文學嗜好，喜歡搜藏書籍(三一)。他曾經娶過奧古思達·墨累小姐(三二)，她給他生了兩個孩子，可是他們的婚姻，在「皇室婚姻條例」之下，已被宣告無效(三三)。奧古思達小姐死後，他娶塞西麗亞·巴根夫人(三四)，她改姓恩德烏特可是這個婚姻也被宣告無效。關於劍橋公爵，弟兄中最幼的，大家都不大熟悉。他住在漢諾威(三五)，戴金色的假髮，愛饒舌，不大安定，沒有結過婚(三六)。

七個兒子以外，喬治第三有五個選健在的女兒。其中，兩個——符騰堡王后(三七)與格羅斯忒公爵夫人(三八)——結過婚而沒有孩子。三位沒有結過婚的公主——奧古思達伊利莎白，和索菲亞——都在四十以上了。

三

喬治第三的第四個兒子是愛德華肯德公爵。他現在已經五十歲了——一個又高又胖，精力充足的人，

(三〇) 公主即梅格稜堡·斯忒累立支 (Mecklenburg-Strelitz) 公國的腓特烈嘉 (Frederick Sophia Alexandrina) 一八一五年嫁肯褒倫公爵。

(三一) (原註) 見克勞福，第二十四頁。譯者按：塞塞克公爵搜集書本據說有五萬冊之多，內聖經一項有一千種版本。

(三二) 墨累小姐，鄧慕亞 (Dunmore) 第四伯爵的次女，一七九三年與塞塞克公爵在意大利結婚。

(三三) 一七七二年「皇室婚姻條例」規定皇上的子息未先徵得皇上的同意，不得擅訂婚約。

(三四) 巴根夫人係亞蘭伯爵 (Earl of Arrian) 的寡婦。

(三五) 坎布立茲公爵當時正充漢諾威總督。

(三六) (原註) 見克勞福，第八十一頁，第一一三頁。譯者按：坎布立茲公爵一八一八年五月七日娶赫司·加塞爾 (Hese-Gassel) 的奧古思達公主 (Princess Augusta Wilhina Louisa)。

(三七) 符騰堡王，腓特烈第一，生於一七五四年，卒於一八一六年。

(三八) 忒公爵，威廉 (William Frederick) 生於一七七六年，卒於一八三四年。

驚黑的皮膚，蓬鬆的眉毛，頭頂上禿一塊，所有的頭髮全仔細的染成亮晶晶的一片黑。他的衣服非常整潔，全副外貌上有一種死板的樣子，並不和他的性格不相稱。他早年的生活在軍隊裏過的——在直布羅陀，在加拿大，在西印度群島——在軍事訓練的影響之下，他起初變成了一個紀律家，最後變成了一個「馬抵奈」(三九)。一八〇二年，被派到直布羅陀一枝騷動的駐屯軍隊裏去恢復秩序，因為措置得過分嚴厲，他被召回來，他活動的生涯也就完結了。從此以後，他把日子過在整頓家務，為許多手下人的事情忙碌，作時鐘的設計，竭力想法把財務理好，因為他，雖然如一個深知他的人說，*regarde comme du papier a musique*。(像五線譜一樣的井井有條)，雖然一年有二萬四千鎊的收入，他負了無法償還的重債。他同他的弟兄們大多吵過架，尤其是同攝政王，所以他加入政治上的反對黨，成為輝格黨(四〇)的一個台柱，那是再自然不過了。

他的政見究竟如何，大有可疑的餘地；人家常常說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甚至於是一個過激主義者；要是他們相信羅伯·奧文(四一)的話呢，他是一個必然論的社會主義者。他和奧文——社會主義與合作運動的機敏、易欺、豪俠、頑固、顯著，荒謬的創始者——兩人間的關係是又稀奇又特殊。他說過他曾經到新拉那克(四二)參觀過奧文的紗廠，他確乎在奧文的一次公開集會上當過主席；他同他親密的通過信；他甚至於(奧文對我們作保證說是這樣的)死後還從「靈界」裏回來鼓勵地上的奧文信徒呢。奧文說：「我當特為舉述故肯德公爵(他早先告訴我們說他所進的靈界裏是沒有爵位的)在天之靈的關懷之情，殿下不僅想使一階級、一派、一黨，或任何一國得到好處，而且想使後世全人類都受到裨益哩。」「他同我精神上的來往是再美妙不過了，」他又說，「有一定時間；這個英靈從不會有一次不遵守他所指定的時刻。」(三九)「馬抵奈」(Martinet)本係法王路易十四部下一軍官名，治軍以嚴厲著稱，後世稱嚴格的紀律家為「馬抵奈」，含輕蔑意。

(四〇)「輝格黨」(Whigs) 即後日之自由黨。

(四一)奧文(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十九歲時當曼契斯透(Manchester)工廠經理，一八〇〇年，成為新拉那克各紗廠主人，對於工人生活有種種改革，如規定每日工作十小時半制，設立工人子弟學校等，一八二四年至美國購地實驗其學說，大失敗，一八二七年回英國繼續以著述講演宣揚其主義，從者頗多。

(四二)新拉那克，拉那克郡(Lanarkshire)一小村，以奧文實驗社會主義著名。

「可是奧文是一種多血質的人(四三)。他把哲斐孫總統(四四)、梅特涅和拿破崙也算在他的信徒之內；所以肯德公爵的見解，究竟如何，總還有幾分可疑。然而關於另一種事情却沒有什麼可疑的：殿下屢次向羅伯·奧文借過幾筆大小不同的款子，從沒有償還的，前後合計約有數百鎊(四五)。」

查洛蒂公主死後，爲了種種的緣由，肯德公爵應當結婚，這一點顯然是很重要了。在國家的觀點來看，皇家斷斷似乎使這一個行動成爲應盡的義務了；從公爵的觀點來看呢，採取這一個行動也似乎大有便宜可佔。當作一件爲公的義務，爲顧全王位的承繼而結婚，當然是應得一個知恩的國家的愛戴。以前約克公爵結婚的時候，他得到一筆一年二萬五千鎊的授產(四六)。爲什麼肯德公爵就不該希望一個相同的數目呢？然而事情不十分簡單。還有克萊倫司公爵要顧到；他是哥哥，倘若他結婚呢，當然有優先的請求權。再從另一方面來講，倘若肯德公爵結婚呢，有一點很重要，應該記得，就是他勢必作一個重大的犧牲：一個女人連累到了。

公爵把這種種都仔細的考慮着，在他的姪女死後一個月光景，恰巧到了布魯塞爾，聽說克里斐先生(四七)也正在那裏。克里斐先生是輝格黨領袖人物的密友，而且是一個積習成癖的饒舌家；公爵想到把他對於目前的局面的意見，傳達給國內的政界，沒有更好的徑路了。顯然他沒有想到克里斐先生是惡毒的會作日記的。所以他用了小小的託辭，把他請來了，接着就是一席重要的談話。

提過了公主的死，攝政王離婚的似難成事實，約克公爵的沒有孩子，克萊倫司公爵結婚的可能性，公

(四三) 多血質的人意謂事事抱樂觀的人。

(四四) 哲斐孫(一七四三——一八二六)，美國第三任總統。

(四五) (原註) 見史多克瑪，第一一二至三頁；「書信集」，第一卷，第八頁；克勞福，第二

十七至三十頁；奧文，第一九三至四頁，第一九七至八頁，第一九九頁，第二二九頁。

(四六) 所謂授產(Settlement) 即由國會批准政府授與一人，供某種特殊用度，如結婚婚養育

子女等之年金。

(四七) 克里斐(一七六八——一八三八) 名多麥斯(Thomas)，輝格黨人，一八〇二年進國會，後曾任「東印度管轄樞密院」(Board of Control) 秘書等職，生平與輝格黨領袖人物過從甚密，所遺「克里斐雜錄」(Creefey Papers, Sir Herbert Maxwell 編，一九〇四年出版，半爲日記，半爲函件，) 爲研究當時政治社會生活者之重要參考材料。

爵便談到他自己的地位，「如果克萊倫司公爵不結婚，」他說，「第二個皇子就輪到我自己，雖然我確信我什麼時候都預備服從國家對於我的命令，當我想到成親是我的義務的時候，上帝纔知道我要作怎樣的犧牲。聖羅朗夫人和我同居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七年了：我們是同年生的，同到過各處，同受過一切困難，你不難想像克里斐先生和她分離，我將如何痛苦。你設身處地來感覺一下看——設想你和克里斐夫人分離了。……至於聖羅朗夫人自己呢，我斷言如果我逼不得已而結婚了，我真不知道她會變成什麼樣子哩；她的感情早已爲了這件事那麼激動了。」公爵繼續講述如何有一天早上，在查洛蒂公主死後第二日，「時事晨報」(四八)上登了一段記載，暗示他結婚的可能性。他在早餐的時候接到報紙，同信件在一起，「我照例把報紙扔給桌子對面的聖羅朗夫人，開始拆信看了。剛看了一會兒，我忽然注意到聖羅朗夫人的喉嚨裏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又是一陣強烈的痙攣。有一會兒工夫，我爲她的安全懷了極大的憂慮；等她好了，我追問她受了什麼打擊，她就指『時事晨報』上那一段文字。」

公爵接着把題目轉到克萊倫司公爵的身上了，「克萊倫司公爵是我的哥哥，只要他願意，當然有權利結婚，我無論如何不干涉他。如果他願意做國王——結婚，生孩子，可憐的——願上帝幫助他！讓他那麼辦去吧。至於我自己，——我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但願能永遠像現在一樣……今年的復活節，你知道來得很早(四九)——是三月二十二日。如果克萊倫司公爵在節前不採取任何行動，我一定得找個藉口來說服聖羅朗夫人，讓我到英國去幾天。一到了那裏我就容易同朋友們商量我可以採取什麼適當的行動。如果克萊倫司公爵在那個時期以前一點也不進行結婚的事情，那無疑是我的義務了，我自己對於這事情要採取適當的處置。」關於這事情，公爵說，有兩個名字已經提到過了——巴登(五〇)的公主和薩克思·科堡的公主兩人中，他以爲，後者也許好一點，從利歐波公子在英國很得人心的情形上着想；可是在採取任何旁的行動以前，我希望着，期待着聖羅朗夫人得到公平的處置。「她門第很高」，他解釋，「從沒有做過戲子，我是第一而且惟一和她同居的人。她的無私心也足以和她的貞節媲美了。她初跟我同居的時候，我給她一百鎊一年。這個數目後來增加到四百鎊，最後增加到一千鎊；可是我的債務由我不得不犧牲一大

(四八) The Morning Chronicle創刊於一七六九年，繼續至九十餘年後停刊。

(四九) 復活節係三月二十一日(或後此一日)起月圓後第一星期日，並非固定日期，故有遲早之別。

(五〇) 巴登，德意志南部，萊因河東岸一大公園。

部份進款的時候，聖羅明夫人堅持把她的進款仍然減縮到四百鎊一年。假如聖羅明夫人回去同她的朋友們過日子，她必須有一個足以得他們尊敬的獨立生活。我並不要求多少，可是相當數目的僕人和一輛馬車是必要的條件。」至於他自己的授產呢，公爵說他期望約克公爵的結婚能認為前例。「那是爲了承繼王位的結婚，」他說，「純粹爲了這個緣故，除他所有各款外，規定了二萬五千鎊的進款。若有同等待遇，我就滿意了，不再據一七九二年與現在之間錢價不同爲理由而有所要求。至於我債務的償付，公爵歸結說，「我並不覺得大。恰恰相反，倒是國家負了我大債哩。」講到這裏，鐘響了，似乎使公爵想起了一個約會，他站起來，克里斐先生便走了。

誰能把這樣一個聲言保守秘密呢？克里斐先生決不是這樣一個人，他趕快走去告訴威靈敦公爵（五一），公爵非常高興，寫了一篇長報告給塞字敦爵爺，爵爺接信的時候「很湊巧」，正當一個外科醫生在探察他的膀胱來斷他有沒有結石。塞字敦爵爺在回信裏說：「他看見手術一過我就哈哈大笑，他非常驚訝，我從沒有見過一個人比他還驚訝得利害哩。沒有什麼比愛德華皇子的光明磊落更出色了。弄得我們不知道那一點最值得欽佩——是他對於聖羅明夫人愛戀的體貼入微呢，是他對於克萊倫司公爵感情的高尙可風呢，還是他在金錢上的毫無私心」（五一）。

結果是弟兄兩個都決定結婚。肯德公爵，捨巴登的公主而取薩克思·科堡的公主，一八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同她結婚了。六月十一日，克萊倫司公爵也照樣來一套，娶了薩克思·買寧根（五三）大公的一個女兒。可是他們對於經濟上的期望是失敗了；因爲政府雖然提議增加他們的年金，連同肯褒倫公爵的那幾個提議通不過下議院。這一點威靈敦公爵不以爲奇。「該死，」他說，「這裏大有道理可說。他們是我們想像得出的掛在任何政府的脖子上的最渾蛋的磨石。他們已經侮辱了——直接侮辱了——三分之二的英國紳士，他們在下議院裏報復那有什奇怪呢？這是他們惟一的機會，我以爲，該死！他們利用得很正當」（五四）。

- (五一) 威靈敦公爵當時正任同盟各國駐法國的佔領軍總司令職。
- (五二) (原註) 見克里斐，第一卷，第二六七至七一頁。
- (五三) 薩克思·買甯根公國，在德意志中部沿條林吉亞森林自西迄東成一半月形。公主名亞黛萊德 (Adelaide)，大公喬治 (George Freerick Charles) 的長女。
- (五四) (原註) 見克里斐，第一卷，第二七六至七頁。

然而國會終於把肯德公爵的年金增加了六千鎊。
聖羅朗夫人的下文却沒有見。

四

肯德公爵新夫人，維多利亞·瑪麗·羅意莎是薩克思·科堡·沙爾斐耳大公法朗歌思的女兒，利歐波公子的姊姊。(五五)這一家來歷很古，是威丁大宗室的一支，威丁宗室從十一世紀起統治了易北河上的邁森邊境(五六)。十五世紀中全宗室的領土分歸亞爾培和厄奈思二支；從第一支傳下了薩克森尼的選帝侯(五七)和國王；第二支統治條林吉亞(五八)，又分成五支，薩克思·科堡公國是其中的一支。這個公國是很小，只有六萬光景的居民，可是享有獨立和自主的權利。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那些紛亂的年間，國事乃大受影響。大公習於奢侈，門下廣收當法國勢力進逼的時候，往東逃過日爾曼來的亡命者。其中有萊寧根(五九)大公，一個年長的花花公子，他在摩塞耳河(六〇)上的領土已經被法國人佔據了，可是他得了西弗蘭哥尼亞(六一)的亞摩巴赫領地作為補償。一八〇三年，他娶了維多利亞公主，那時候她只有十七歲。三年以後法朗西斯大公國破身亡了。拿破侖的釘耙推過了薩克思·科堡。公國被法人佔據了，大公家族淪為乞丐，幾成餓殍。同時亞摩巴赫小邦亦受盡過來過去的法國、俄國、奧國軍隊的蹂躪。境內許多年簡直沒有一頭牛，也沒有青草足以飼一群鴉。一代以後插足到歐洲大半諸皇室裏的這一家，當年竟

(五五) 參閱「薩克思科堡世系圖」。

(五六) 邁森邊境，原係第十世紀初環繞邁森堡一帶地區，後日漸擴大而成薩克森尼選帝侯國，以至王國。

(五七) 選帝侯(electors)即從十二世紀至一八〇六年神聖羅馬帝國解散止，享有選帝權之諸侯。

(五八) 條林吉亞位於德意志中部，哈茲山(Harz)，沙耳河(Saale)，弗蘭哥尼亞之間。

(五九) 萊甯根公國建立於一七七九年，至一八〇六年被併。

(六〇) 摩塞耳河發源於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之佛日山(Vosges)，於科不林士(Collenz)附近入萊因河。

(六一) 西弗蘭哥尼亞地當曼河(Main)流域，西自萊因河，東迄波希米亞。

有這樣的慘況。拿破崙的釘耙的確完成了它的工作了；種子已經下了；收成足以叫拿破崙吃驚。利歐波公子十五歲的時候就不得不自己謀生，後來自己打出了一條路，同英國王位的承繼人結了婚。萊寧根大公爵人，在亞摩巴赫跟窮困、軍需的徵發、無用的丈夫奮鬥着，發展了一種獨立的性格，一種堅強的意志，那在後來很不相同的環境裏會大有用處。一八一四年，她的丈夫死了，留給她兩個孩子，和公國的攝政職。在她的弟弟同查洛蒂公主結婚以後，曾有過配她給肯德公爵的提議；可是她謝絕了，理由是照料孩子和治理領土兩件事使她不願有旁的牽掛。然而查洛蒂公主的死把情形改變了，肯德公爵重申前議的時候，她就答應了。她是三十二歲了——矮而胖，櫻色的眼睛和頭髮，玫瑰色的面頰，快活，會說話，喜歡盛裝豔服，穿沙沙作響的綢緞和鮮豔的絲絨（六二）。

她有自足的性質，當然是幸運的；因為她命裏注定一生中有許多事情得忍受呢。她的第二次結婚，前途很渺茫，起初似乎多半是艱難與不安的源頭。公爵宣稱他還是太窮不能住在英國，只好很拘泥的在比利時與德意志各地走動，戴一頂整潔的軍帽，檢閱軍隊，巡視兵營，同時一般英國名流，取睨視的態度，威靈敦公爵授他以「伍長」的尊號。「該死！」威靈敦公爵對克里斐先生說：「你可知道他的姊妹們叫他做什麼嗎？該死！她們叫他做約瑟·煞弗思（六三）。」有一次在伐崙西恩（六四）舉行檢閱和大宴會，公爵夫人帶一個又老又醜的侍孀到場了，威靈敦公爵很受窘。「哪一個倒霉的去陪那位侍孀呢？」他不斷的問；可是最後他想到了一個辦法。「該死！弗利曼忒耳（六五）。給我找市長來，讓他去陪。」於是伐崙西恩市長被帶來應急了，於是我們從克里斐先生聽到：「他是一個能手。」過了不多幾天，在布魯塞爾克里斐先生自己也受了一點不幸的經驗。有一個軍事學校要視察——在早餐以前。人齊集了；什麼都十分滿意；

(六二) (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一至三頁；格雷，第三七三至八一頁；克勞福，第三十至三十四頁；史多克瑪，第一一三頁。

(六三) 約瑟·煞弗思，薛立敦 (Sheridan) 「造謠學校」 (School for Scandal) 劇中惡毒的僞君子。

(六四) 伐崙西恩，法國北部一城市，位於洪代耳河 (Rhondelle) 與史克耳特河 (Schelde) 合流處。

(六五) 佛利曼忒耳 (一七六六——一八五〇) 名亨利，早年入軍隊，後充威靈敦公爵部員，歷任樞密顧問 (Privy-Councillor) 皇家司庫及溫沙副園林官 (Deputy-ranger) 等職。

可是肯德公爵繼續考查每一個細節，問了一個瑣屑的問題又問一個瑣屑的問題。延長了那麼久，弄得克里斐先生再也忍不住了，對他旁邊的人低聲說他餓壞了。威靈敦公爵聽了非常高興。「我勸你，」他說，「每逢你同皇家家人早上出發，尤其同『伍長』，總得先用早餐。」他同他的幕僚恰好是已經先事預防了，於是當王爺的詢問在滔滔不絕中，這個偉人，時時指克里斐先生說笑取樂，*Voilà l, monsieur qui n'a pas dejeuner.*（這位是沒有吃早餐的先生！）（六六）

最後他在亞摩巴赫安頓下來了，度日如年。府第小，地方枯瘠，最後連製造時鐘也覺得厭倦了。他沉思着——因為他雖然虔誠，亦不無迷信的氣質——從前直布羅陀一個吉卜西人的預言，說是他得受許多損失許多魔障，說是他會死於安樂，說是他有一個獨女，將來一定做大女王。不久以後，顯然是快有孩子了；公爵決定要孩子生在英國路費不夠，可是他的決心，萬難打銷。無論如何，他宣稱他的孩子總得是生在英國的。雇了一輛馬車，公爵自己上了車夫座，裏面是公爵夫人，她的女兒菲姆多拉，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以及使女、保姆、膝犬、金絲雀。他們開走了——經過日爾曼，經過法國：嚴正的公爵，心平氣和，精力瀰滿的公爵夫人，對於壞的路，便宜的旅館，都滿不在乎。海峽渡過了，倫敦平安到達了。當局在壘星登宮裏準備了一套房間；一八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一個女孩子在那裏誕生了（六七）。

第二章 童 年

這個孩子，生在這樣不甚顯赫的環境裏，不大引起人注意。她的命運自無先見的道理。克萊倫司公爵夫人，兩個月以前，已經生了一個女兒；的確，這個嬰兒差不多立刻就死的；可是公爵夫人再作母親，看樣子是很可能的；果然又見諸事實了。不但如此，肯德公爵夫人還年輕公爵很強健；大概不久以後總會有一個弟弟跟着來奪去這個小公主承繼王位的一點微弱的機會吧。

不過公爵卻別有見地：有預言在呢。……無論如何，他要給這個孩子取名叫伊利莎白，一個有吉兆的

（六六）（原註）見克里斐，第一卷，第二八二至四頁。

（六七）（原註）見克勞福，第二十五頁，第三十七至八頁。